



漫画 朱慧卿

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下属的枫韵幼儿园被曝在未告知家长的情况下，长期给园内幼儿集体服用抗病毒药物“病毒灵”。不少孩子被发现存在头晕、腿疼、肚子疼等相同症状，引发众多家长的强烈不满。

目前，幼儿园法定代表人、园长、保健室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，涉事药品已被封存送检。（今日《东南商报》14版）

● 社会观察

应培育大学生
“净衣”到“净己”的自律观

来自长沙的晓东（化名）从小就受到家人百般宠爱，所有家务事均不沾手。就在他考上重庆交通大学后，每隔两个月，便会将脏衣服快递回家，让母亲清洗。3年来，快递费用就花去了上千元。（3月12日《重庆商报》）

近些年，快递业的迅猛发展，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，可是，面对大学生将脏衣服快递回家这样的事情，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。

首先，从经济性的角度看，大学生此举是“不经济性”的思维后果。报道说，3年来，晓东单快递费用就花去上千元，这些钱够买好几套普通新衣了，也抵得上让家中父母在临近城市旅游的花费。如此行为，额外增加了高等教育支出之外的经济成本。

其次，从大学生培养的角度看，“一衣不洗”不利于学生的成长。脏衣服、整理好自身仪表和寝室卫生，属于当代大学生的基本素质要求和生活技能，为何还要依靠家人？即便学习紧张，也不至于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吧？从快递脏衣服回家，到网上招人代写作业甚至代替听课，高校出现的这一系列不正常现象，让我们不禁想问一句：“同学，你在学校的时间都去哪儿了？”

如今，许多大学生仍像温室培养出来的花朵，而在大学首要的恰恰是性格塑造和理想培育。大学生的性格塑造由自律和他律两方面合力促成：一方面，个人自律非常重要；另一方面，周边的他律导向发生偏差，会影响自律的方向与内质。“净己”，先从“净衣”开始，如果高校管理者、家长们还是单纯以期末考试分数、外语等级证书和公务员、研究生录取率之类作为衡量孩子发展的成功指标，进而纵容孩子的不良生活习惯，那么只会产生越来越多的“四体不勤”式“人才”。而这，难道不是教育的悲哀吗？

朱友君

给无病幼儿吃药是谁“病”了

甬上辣评

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。尽管过去有关幼儿园的丑闻不少，但似乎没有这起事件恶劣。其一，该幼儿园私自给无病幼儿吃药，且吃出了普遍性药物反应；其二，影响面广，给小、中、大班的孩子集体服用“病毒灵”；其三，持续时间长，幼儿园承认近3年都给孩子吃过药，实际时间或许更长。

笔者也是一位幼儿家长，孩子正上幼儿园，特别能理解枫韵幼儿园家长对这一事件的愤怒。现在家庭多是一个孩子，虽然不一定要孩子赢在起跑线上，但在孩子健康问题上丝毫不敢马虎，这是底线。没有想到，该幼儿园竟然瞒着家长长期给无病幼儿吃药，那么，这究竟是谁“病”了呢？

显然，首先是这所丧失良知的幼儿园

“病”了。尽管幼儿教育目前还没有纳入义务教育范畴，但由于幼儿教育是启蒙教育，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中小学教育。这起事件中的幼儿园，由于挂在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下面，所以被家长格外重视。然而，“病毒灵”事件让家长把这所幼儿园和“黑心幼儿园”画上了等号。

之所以被称为“黑心幼儿园”，是因为家长认为幼儿园给孩子吃药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出勤，避免退托费，即为了经济利益，因为幼儿缺勤一天，园方就要向家长退还一天的费用，超过十天缺勤，就要退一半的托费。

其次，是当地教育部门“病”了。如果早检查、早发现，显然，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结果。教育主管部门早就颁发了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、《民办幼儿园管理条例》等法规，如果当地教育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职责，监督各个幼儿园落实相关法规，恐怕不会出现“病毒灵”事件。应该说，当地教育部门是失职的。

再者，当地卫生及医药监管部门也“病”了。一方面，“病毒灵”是处方药，而该幼儿园却能随意买到。另一方面，该幼儿园保健医生持有的是外地医师资格证，在当地没有开处方药的资质；还有家长反映，幼儿园的保健医生并没有医师资格证，只有一个保健证书。这么多问题说明，对药品和医师的监管都不到位。

当然，家长们也需要反思，对幼儿园的监督是否到位，平时与孩子的沟通是否深入。按照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规定，幼儿园应有家长委员会。如果这所幼儿园也有家长委员会，说明对幼儿园的监督不够。家长们也该好好反思了，爱孩子，必须从与孩子深入沟通、监督幼儿园做起。

另外，国家有关方面也需要反思，如果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，发生在民办幼儿园的各种丑闻应该会减少。

张海英

观点
纵深

“集体吃药”比暴力虐童更具隐蔽性

给无病的孩子吃处方药，而且长达3年之久，令人不禁心惊肉跳：这哪里是一家幼儿园，简直是个“药品实验室”，孩子们都成了检验药品副作用的“小白鼠”，身体健康无辜受到摧残。幼儿园本该是给孩子开启心智，让他们健康成长的摇篮，如今却成为一个险象环生的场所。

事实上，我国对处方药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。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第8条规定：“经注册的执业医师在执业地点取得相应的处方权。”第十四条规定：“医师应当根据医疗、预防、保健需要，按照诊疗规

范、药品说明书中的药品适应证、药理作用、用法、用量、禁忌、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等开具处方。”对照上述规定，幼儿园的保健医生显然不具备开处方药的资质；幼儿园乱开药，特别是让孩子们乱吃药，已涉嫌违法。

近年来，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然而，一旦幼儿园发生虐童事件，很容易发现，并得到及时处置，避免孩子继续受到伤害。相比之下，幼儿园给无病孩子集体吃处方药，极具隐蔽性，且对孩子身体的损害，既具隐蔽性，又具

群体性，更不易及时发现。事实上，吃处方药的危害性，已经在许多孩子身上得到了体现，如长期便秘、肚子疼、腿疼、出汗、食欲不振等。可见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给无病孩子集体吃药，比暴力虐童更可怕。

因此，针对幼儿园给无病孩子集体吃处方药事件，不能满足于责令幼儿园停业整顿，也不能止于对受害孩子进行免费体检。既然此事件已涉嫌违法，就应该追究幼儿园负责人及保健医生的法律责任。同时，受害孩子的家长，可依法追究他们的赔偿责任。

张西流

热点
聚焦

“早产罚单”岂能一笔勾销

西安网友爆料自己和同事3月10日被城管贴了违法停车通知单，执法日期为2014年4月10日。相关工作人员表示，错误日期为执法人员失误导致，将会撤销所发现的20张“早产”罚单。网友则质疑城管撤销处罚过于草率。

（3月12日《华商报》）

违停该罚，却因为执法者大笔一挥写错了日期，于是峰回路转，罚单忽略不计。从网友发布的违法停车通知单上可以明确看清，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，拟对您做出人民币贰佰元行政处罚，请三日内持此单到市城管执法局曲江分局接受处理。”日期虽然写错了，但事实确实是违停在先。那么，执法者与车主的错误可以“两两相抵”吗？

吊诡的是，相关执法部门给出了肯定的答案。工作人员称，由于执法人员工作

失误导致处罚单上的日期写错，因此车主不需要在三日之内持单前往分局接受处理，同时还会对这20张违法停车通知单予以撤销，车主就当这事从来没有发生。这本来是一码归一码的事情，执法者却拿“当这事从没发生”做了封口成本。各不追究，相安无事，看起来皆大欢喜，只是，严肃的法律与执法行为何以堪呢？

写错日期，也不是天大的事。认个错、道个歉，依法依规追究执法人员的失误，民众也未必不能理解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谁也不会抓住小瑕疵就要一棒子打死。规矩在，秩序在，该罚的还是要罚。倒是这种欲盖弥彰的息事宁人的方法，实在让人多有狐疑：一者，到底是法律大还是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大？想罚就罚、想撤就撤，这是过家家还是执法？二者，轻飘飘地就能“当这事从没发生”，

这是临时起意还是常态惯例？究竟还有多少罚单类似这样被一笑而过？

“早产罚单”固然是执法不够严肃，但如此对罚单施以“化骨绵掌”，令人不禁想起培根《论司法》中的那句名言，“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的违法行为更严重。因为这些违法行为只不过弄脏了水流，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。”罚单上的失误，是“人”的问题；抵消罚单的轻率之举，则严重消弭了公众对司法的信仰与敬畏。刚性的法律、严苛的执法，应该是稳态可期的，就算要撤销罚单，也应该讲究程序正义。一个法治社会，一个公民意识与契约精神勃兴的社会，对待以法理背书的罚单，如何能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？

法律不是儿戏，“早产罚单”该如何处置，不能如此“天知地知你知我知”。

邓海建



天气转暖，不少喜欢户外运动的市民们又出动了。不过，尽管警方再三呼吁要量力而行，却还是有入坚持走野道而迷失山林。前天，又有一名登山爱好者迷失在五龙潭景区附近。最后，民警通过在空地放爆竹的方式，才确定了对方的位置，找到了她。

（今日《东南商报》09版）

点评：“说走就走”的出游，固然让人惬意，但这种境界大概只存在于文字的抒情里。我们还是现实点好，现实地考虑经济状况，现实地考虑野外生存技能，现实地考虑各种因素，才能现实且踏实地活着。

金希是宁波大学法学院11经济法硕士研究生，一个25岁的温州男孩。他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弱视，从小看书温习功课需要借助40倍放大镜，却以坚强的毅力读完了研究生，通过了司法考试，然而临近毕业，这个自强男孩面临就业难题。这些天，他总是问自己：“我的人生舞台在哪里？”

（3月11日《宁波日报》）

点评：命运的逆袭，固然需要个体的努力，却也离不开制度环境和发挥平台。用人单位当然有权选择恰当的人选，但不能带有歧视性眼光，歧视，不仅侵犯了应聘者的公平就业权，也是对个体尊严的伤害。

为了让孩子当上班干部，何女士通过请老师吃饭、送礼物来为尚在小学的孩子“跑官”。经过公关，何女士的孩子成功地有了“官儿”，但是这一现象，也暴露了当前在小学教育中学生“官多”、父母“跑官”的现象。

（3月12日《南方都市报》）

点评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功标准，也有自己的人生准则，只是，家长行事时请记住：孩子拥有怎样的价值观，取决于家庭和学校的行事逻辑鼓励什么样的价值。如果你希望子女生活在一个透明、公平的社会中，那么，就不要让这些词在孩子面前仅仅成为口号般的宣教。